

唱本

办喜事

辽宁省群众艺术馆编

办喜事 (二人转)

接闺女 (二人转)

风雨河神庙 (唱词)

五子推磨 (唱词)

春风文艺出版社

迎 接 朝 霞

“处女地”作品选

“处女地”文学月刊社編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1959年 沈阳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包括四篇曲艺作品：

《办喜事》是写一对青年男女说服老人，反对结婚大操大办的故事。

《接闺女》歌颂了一个爱社如家的老社員。

《风雨河神庙》揭露了不法地主企图反把的阴谋詭計，批判了某些人的麻痹思想，向群众进行了阶级教育。

《五子推磨》是写一群农村孩子帮助老奶奶推磨的故事，表现了红领巾们的雷锋精神。

这些作品，可供业余剧团演唱，也可当唱本阅读。

办 喜 事

辽宁省群众艺术馆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书里12号）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大32开·16,000字·印数：1—30,000 1963年11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156·384 定价(5)0.08元

PDG

目 录

杏花开种棉花·····	馬 加 (1)
打鈴的人·····	張志民 (21)
深 夜·····	李云德 (31)
王本巧·····	谷 峪 (42)
迎接朝霞·····	崔 璇 (51)
哈拉哈河岸·····	李未芒 (75)
紅河之子·····	吳源植 (101)
嫂 嫂·····	汇 泉 (113)

办喜事 (二人转)

李 浩

女：一轮红日照东屋，
男：两个喜字窗上糊，
女：三间新房把墙裱，
男：四张年画全贴出；
女：五谷丰登公社好，
男：六畜兴旺养肥猪，
女：七夕牛郎会织女，
男：八匹好马八骏图。
女：这几天马大娘乐的嘴都闭不住，

男：你看她家里家外紧忙乎。
女：屋里头打扫的多么干净。
男：牡丹花床单子在炕上铺。
女：不用人说了知道了，
男：老马家要娶新媳妇。
女：喜日子本是冬月二十五，
二十三马大娘就坐不住屋。

这本是我儿子终身大事，
依着我头三年就娶了媳

妇，
兴亚儿一推再推不吐口，
小桂茹也老说晚婚有好处。

到今天桂茹她已经二十六，

我儿子过年就把三十出。
他们才登记张罗办喜事，
可就是年轻人办事有点

难。
兴亚他也不张罗把东西

买，
办喜事不操办一下说不

出。
马大娘瞅瞅这来看看那，
总觉得还有点不大满足。
早准备下大葱、粉条、干豆

角，
舅子鸭蛋攢了两大葫蘆。
手里头还有浮钱二百五，

圈里头还有一口大肥猪。

馬大娘越張罗越高興，
就等着兒子回來娶媳婦。

男：這時候晃晃蕩蕩進來人一個，

酒糟鼻子小眼珠。

花白頭髮赤紅面，

灰溜溜的兩撇胡。

人前人後到得了，

原來是胡老九，外號叫作

“大酒壺”。

女：婚、喪、嫁、娶，上梁、

滿月他是陣陣拉不下，

男：不找就到自來熟。

女：匯份子勞忙跑前跑後，

男：為的是湊湊熱鬧抹個油嘴
多喝几壺。

你看他剛進門就叫：“大
嫂，

趕快叫個人來殺豬。

幫廚的一會准來到，

今天就要造好廚。”

順手掏出禮單咧着嘴笑：

(白) “大嫂你看，

老九我辦事不含糊。

我給匯的份子真不少，

若不坐二三十桌就算我

輸。

菜要丰满酒要管够，

別叫人說你酒又薄來菜又
粗。

這幾年咱們日子過得好象

紅火炭，

如今和過去真是天地懸
殊。

熱熱鬧鬧把這桩喜事辦
好，

親戚朋友都得佩服。”

女：老太太一聽抿着嘴樂，

心里想，這樣才对得起去
世的丈夫。

大娘說：“老九哇，辦這

桩喜事可多亏你，

今晚上嫂子多給你炒兩個
菜喝上几壺。

辦完喜事嫂子也不能忘了
你，

給你留點豬肝豬肚捎帶好
酒兩大壺，叫你喝個
足。”

男：說話間，外邊自行車鈴當
响，

老馬太太的兒子馬興亞大
步流星進了屋。

女：老太太一見心里高興：

(白) “孩子你怎么才回来，

想必是工作太忙没有工夫。

办喜事妈妈我没有主心骨，

办不周到怕你和媳妇都不舒服。

咱们娘们人缘好，

这几天里里外外全仗你九叔。”

男：胡老九闻听哈哈大笑：

“大侄呀，这桩喜事全交九叔。

一切事情九叔都给你安排好，

就等你回来娶媳妇。

明天撈正桌晌午坐席是六个碟六个碗儿，

后天正日子小碗席更不含糊。

(白) 大嫂！

你的钱一定给你花在刀刃上，

我老九一个铜子不能图。”

女：马兴亚越听越不对路，

心里说：为什么闹得这样

一塌糊涂。

(白) “九叔啊，

办喜事咱们不能这样办，这样地铺张浪费实在说不出。”

回头就把妈妈叫：

“你老人家也未免心太粗。

现如今谁家不是新事新办讲节省，

简简单单娶媳妇。”

男：老九说：“大侄呀，你妈

可是为了你们俩好，

亲友的盛意也不能辜负。

你们在外边工作不讲这些事，

居家过日子谁没有三亲六故、七大姨和八大姑。”

女：老太太说：“你九叔说的对，

一生大事怎能办得马马虎虎。

我十一岁小接把你们马家门进，

十五岁上头做媳妇。

你三岁那年你爹给人家扛活累吐血，

没钱治病一命呜呼。

媽媽我二十多歲就守着
你，

把你看成了夜明珠。

旧社会孤儿寡母无依无靠
求借无路。

媽媽全凭双手拚死拚活把
口糊。

好不容易把你拉把大，
娶上个好媳妇才心滿意
足。

想起我‘上头’那年心中酸
痛，

过門头一天喝的就是米糠
攪糊涂。

‘上头’那天我穿着一件
旧棉袄，

你爹穿着一双破棉鞋头。

灶王爷前边拜了天地，

窩窩囊囊做了媳妇。

有錢人办喜事欢天喜地，

穷苦人办喜事短叹长呼，

有錢人办喜事亲朋上礼，

穷苦人办喜事債主进屋。

好容易盼来了共产党，

斗倒了地主撥开云雾太阳
出。

自从成立了人民公社，

好日子越过越多舒舒服服。

媽媽我这辈子只有这么大
事一件，

一定要热热闹闹娶媳妇。

熬白了头发才有今日，

虽然是花了錢我心里舒
服。”

男：兴亚說：“媽媽的心情儿
我知道，

九叔的好心也不能辜負。

媽媽你提起了当年的苦，

那苦日子咱要永远記住。

自从儿子我能記事，

吃糠咽菜喝糊涂。

咱母子年复一年忍飢挨
餓，

儿只好給大地主去放猪。

自从解放翻身后，

党培养我进学堂才讀了
书。

儿我受党培养当了干部，

一定要听党的話厉行节
約，不能够大大乎乎。

媽媽你想想以前看看現
在，

咱怎能只顧眼前忘了当
初。

好日子不能忘了当初的苦，

勤儉持家是正途。

收礼錢、摆酒席、招扰了亲戚麻煩了自己，

这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坏风俗。

咱不办他不来两下方便，依我看赶紧退回礼錢才是正途。”

女：老太太一听也有点轉过向，

不住的望着一旁的胡九叔。

男：胡老九吧噠吧噠不够味，两个眼不住地乱挤鼓。

女：这时候太阳正中到晌午，从門外跑进来沒过門的媳妇刘桂茹。

她一看胡老九在里屋坐，忙把老太太請到外屋：

“大娘啊，我在小队里把活做，社員們都指指点点直嘀咕。

一都說胡老九汇份子人人不乐意，

馮二嫂为上礼两口子打唧咕。

閑言碎語紛紛議論，說咱們办喜事从中要把好处图。

大娘你說这得怎么办，千万可別把笑話出。”

男：老太太一听更受不住，心里埋怨“大酒壺”，走到里屋把老九叫：

“嫂子我办事心太粗，現如今咱要新事新办，不能叫人家背后議論我这老寡妇。

老九你一个人情送到底，退礼的人情还要你担負。”胡老九一吧噠滋味有酱有醋，

拿起了礼单溜出了屋。

女：第二天馬大娘家里举行了婚礼，

男：不摆席不喝酒，娶进了新媳妇。

合：这本是《办喜事》一个小段，

馬大娘儉朴办喜事人人佩服。

接 閨 女 (二人轉)

倭 嘑

女：日落西山滿天霞，
男：暮鐘声声震山洼，
女：鳥入树林鷄上架，
男：灯火照亮千万家。
女：路上行着人一个，
男：好象飛鳥趕落霞。
女：近前看原是王老二，
男：他滿面春風笑開花。
王老二今年六十歲，
他老伴今年五十八。
生下了一男并一女，
兒子另過女兒出嫁給人
家。
為洗溫泉妹妹家住，
養好了腿病轉回家。
從晌午走到紅日西下，
歸心似箭忘掉疲乏。
一不為，急着和老伴嘮嘮
知心話，
二不為，急着去看看孫子

小明華，
三不為，急着看戲趕廟
會，
為只為急着看看隊的生產
和大家。
他人入社來心入社，
這半個多月急壞了他。
一邊尋思一邊走，
不覺來到西大洼，
他本想先到隊里看一看，
哪知道村頭等着絨她媽。
女：（白）“你可回來啦！
今頭晌求人給你掛電
話，
你怎么不慌不忙才趕到
家？
後天是四月十八娘娘廟
會，
為這事急得我頭昏眼
花。

庙会上有剧团来演戏，
人都說比去年还要繁华
……”

絨她媽絮絮叨叨一个勁
講，

进屋还没閉上話匣：

(白) “老头子！
吃了飯快睡覺明天早起，
赶毛驢把姑娘接回家。”

男：王老二一旁不答話，

女：气的老伴把脾气发：

(白) “你的耳朵聾啦？
我問問你明天去不去接閨
女回来赶庙会？”

男：(白) “去去去。”

女：“你若是接不回来怎么
办？”

男：“接不来閨女任你罰。”
一夜晚絨絨媽也沒睡好，
天不亮就催王老二快出
发。

王老二他穿上新衣把毛驢
儿赶，

手里头还把那小鞭儿拿。
出大門穿街过巷到村外，
眼望那小苗长得齐刷刷。
他朝身后看了一眼，

拴了驢进地去看庄稼。

队里的谷子一色好，
怎么？苞米地还有人在喊
喊喳喳。

有的說：“没想到这工夫
缺了猪崽，
倒不如不卖肥猪省得抓
瞎。”

有的說：“卖肥猪支援建
設作用大，
到时候不卖了留着干啥？”
有的說：“空着圈怎么积
肥把地种。”

有的說：“队长他跑断腿
沒找着楂。”

王老二剛想拔腿往前走，
猛一下，一只手把脖領抓。

女：(白) “你还往哪里
跑？”

男：王老二回头一看吓了一跳，

女：絨絨媽手拿雨布气得沒
法。

若不怕苞米地里社員听
見，
她准能當場来个山洪暴
发。

手指头点着王老二小声
講：

“誰曾想你人越老来学得
越滑，

你当天晚上应得梆梆响，
出門来你咋就变卦？

这地里也沒长出金銀树，
你站在这里楞个啥？”

男：王老二只是笑来不講話，

女：絨絨娘掉过风头又把話
发：

“絨絨爹，我求你千万接
回来絨絨女，

到那会你願干啥就干啥。”

男：“絨絨娘，我哪能不听你
的話，

放下心你赶快回家。

剛才我到谷地把野雀子
打，

它禍害咱队里的好庄稼。”

女：“我怕下雨送来雨布，
省得你到时候急得抓瞎。”

男：王老二急忙接过雨布，
手牵着毛驢儿就把腿拔。
他这回决心接来絨絨女，
只怕那絨絨娘再把火发。
今年正月接过一次絨絨

女，

半路上遇見个鉄匠倒在山
洼，

一打听才知是来支援农
业，

到咱队去安爐病倒了他。

王老二扶他上驢回家轉，
这一下可气坏了絨她媽。

半个月沒晴天把老头子
罵，

这一回接不来乱子更大。

你看他鞭子甩得嘎嘎响，
小毛驢儿好似駕云直“顛
达。”

前半晌赶过界岭到岔河
口，

岔河口是小集可真繁华。

王老二赶驢路过猪羊市，
小猪崽儿吱吱叫唤住了
他。

早晨在苞米地里听的話，
在心里好象小河翻起浪
花。

(白)“我的天哪！这里
这么多好猪羔啊。”

他哪里还想去接絨絨女，
象見了聚宝盆心里开花。

(白) “这些小猪羔是卖的嗎?”

(白) “是卖的, 你买就先尽你呀!”

王老二又問了一下价碼, 又便宜个又大上等猪娃。

(白) “这可是我有福气, 到哪儿找这般短嘴头、大耳朵、宽脊梁、小尾巴的好品种。”

他急忙找个亲戚借了款, 把十五个小猪娃全包下。又借了两个筐 簍 一条繩索,

就往那小毛驢儿脊背頂上搭。

小猪崽乱叫喚毛驢儿乱跳,

王老二也只好借根扁担挑着它。

一边走一边又跟毛驢儿說話,

(白) “驢呀, 不是別的, 你就是摸准了我王老二的脾气軟啦!”

心里喜不覺道远腰腿乏。爬过山崗望見村口,

(白) 哎呀! 絨絨娘見了我一定会說: “絨絨爹, 这就是你給我接来的閨女呀!”

我得想个办法交代她。

王老二想好主意朝前走, 轉眼推門到了家。

女: (白) “俺的佛, 可把俺的心肝給接来啦!”

男: 王老二心里有数沒答話, 放下担忙撒开小猪娃。

小猪娃出筐象长了翅, 叮叮当当、吱吱哇哇, 上了鍋台、撞倒盆架、活蹦乱跳, 真象一群宝贝疙瘩。

王老二端瓢添食心高兴,

女: 絨絨媽心里火辣辣。

(白) “俺的爹, 这就是你給俺接的閨女呀!”

男: (白) “絨絨娘, 你先別急, 等我喝口水, 吃口飯, 再給你說清楚。”

女: “榆木疙瘩你到底存的啥心眼,

长了个啥样的脑袋瓜。

春正月去接絨絨女,

接来个鉄匠住在咱家。

拍拍良心問問自己，
那鉄石心腸也該軟化。
从入社你好象长在社里，
我整天又挑水又做飯，
又喂猪又喂鴨，大事小事
样样都干忙不暇。

这可好老賬沒清 又来新
賬，

你为啥这回接来一群猪
娃？”

男：“絨絨娘你 不要对我生
气，

去接絨絨偏赶上她不在
家。”

女：“她不在家能上哪？”

男：“到县里交流經驗把言
发。”

女：“新媳妇又能有什么經
驗？”

男：“植棉經驗帶到婆家。”

女：“亲家母給你做的什么飯
菜？”

男：“大米干飯炒豆芽。”

女：“亲家母喂了鷄鴨多少
个？”

男：“七只母鷄两只鴨。”

女：“絨絨女婿在不在？”

男：“市里工作不在家。”

女：“亲家母她怎么样？”

男：（白）“挺好，挺好！最近
可进步啦！天天下地干
活，总不耽誤工。

她还說，說什么搞好生产
是为大家。”

女：（白）“呸，她婆婆根本
不会說‘搞好’两个字，
全是你瞎編的！

你沒有給我接来絨絨女，
还敢胡扯瞎叭叭！”

男：“我的胆可是沒有那么大，
那一次，接回个鉄匠吓的
我都两腿麻。

我若敢說一句假話，
岂不是伸手去把刺猬抓。”

女：“去去去，花言巧語收回
去，

那只能哄哄三岁小娃娃。”
絨絨娘越說气越大，

“咣当”一下把門插，

男：王老二寻思半天可怎么
办？

对！我何不給她来个鉄树
开花：

“絨絨娘就是我真騙了你，

你也不該把脾气发，
那一年遭大水灾害重大，
还不是多亏公社才救了
咱。

看看吃看看穿哪样不如
意，

咱怎能只顧自己忘了大
家。

那一次接来鉄匠是为社，
这一回买来猪崽也为大
家，

为集体哪点錯来哪点不
对？

我看你才是个鉛灌脑瓜。”

王老二字字带火句句带
气，

女：絨絨娘心里七上八下乱如
麻。

男：王老二收起猪娃挑上就
走，

女：急坏了絨絨媽上前就拉。

（白）“往哪走，黑灯下
火的！”

刚才我不过是几句气話，
你也別拿起棒槌当針扎，
这一次沒接来改日再去，
你看看飯冷菜凉都砸牙。”

男：“冷飯菜吃到肚里压压
火。”

女：“你等我点把火来热热
它。”

絨絨娘說完了噗哧一笑，

“好家伙，得理不讓人真
是个硬楂！”

（根据楊蘭同志的小說《王二小接
閨女》改編）

风雨河神庙（唱 詞）

焦 平

真金不怕烈火燒，
荷花出水显低高，
登山防备毒蛇咬，
行船看准指路标。
唱一段风雨河神庙，
劝同志把阶级仇恨永記牢，
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别上敌人鬼圈套，
向前进，革命征途不跌跤。
說的是苞米吐絨連雨季，
青蛙儿稻花香里鬧吵吵。
这一日牛羊下山天色晚，
大老陶吃罢晚飯就把胡琴操，
拉一段“社会主义好”，
唱一曲“枪刀入庫，馬放南山”
太平歌謠。
沒料想唱恼了刷鍋洗碗的陶大嫂：
（夾白）“哎呀，瞧你个死架儿！”

吱吱嘎嘎，哼哼呀呀，还乱把
脑瓜儿搖，
你忘了今晚大队要开会，
講村史，摆家譜，要进行阶级
教育把苦根刨！”
大老陶聞听此言哈哈笑：
“嗨！你一个老娘們儿，也跟
他們瞎吵吵，
我也曾当过翻身大队长，
我也曾斗过地主打过土豪，
我也曾帶領全家归集体，
我也曾劳模紅花胸前飄。
現如今我是堂堂副队长，
天下大事我通曉，
全国解放十四載，
鉄打江山万年牢，
縱有那几个地主富农坏分子，
給他杆枪也是白撓毛——几个
耗子作不了妖！”
陶大嫂越听越生气：

“你真是实心葫蘆歪把瓢！
大前天俺們开个地头会，
楊書記就說这太平观念最糟糕，
他說是階級敌人阴魂不散，
这几年有的地主富农反把、倒算、破坏、造謠，
叫咱們提高階級警惕性，
防备敌人的两面三刀。”
大老陶摆手連說：“去去去！
你願意开会就頂着小雨去把眼熬，
我可要舒舒服服睡点觉，
明天起早帶領社員把草薅。”
大老陶張嘴連把哈欠打，
支起蚊帳躺在炕上伸懶腰。
陶大嫂撐开雨伞擰嘴賭气去开会，
大老陶翻来复去半天也沒睡着，
他想着今年庄稼长的好，
他想着集体經濟步步高，
大队部的干部們都是好领导，
指揮生产，参加劳动，真能哈下腰，
党支部楊書記他更有一套，
一是一二是二不差分毫，

我对他的意見就有一个，
嗨，为什么老把那“階級”俩字喊得那么高！
明摆着，咱村只有一戶地主，
就是那早叫咱斗垮了的癩皮刁，
土改时他父亲北霸天被咱处死，
他兄弟逃跑外地至今生死无音毫。
想当年俺倒是受过他家不少害，
吓，想那些陈年老眼当个毬毛！
解放后他老老实实听咱改造，
十多年他見咱总是点头哈腰，
他常說坚决拥护共产党，
走社会主义大道决不动摇。
癩皮刁年过花甲近来身板还不大好，
看样子他的蜡头就不高。
他有个儿子叫傻宝，
三十来岁痴聾带傻連个对象都沒搞着。
照我看这样的地主早就該摘帽，
可楊書記老把他爷儿俩的毛病